

二（分说内摄持）分二：一、般若是善知识之理；二、如何依止善知识之理。

一、般若是善知识之理：

203

《圣般若摄颂》云：

《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

过去未来十方佛，道皆般若非余者，

过去未来十方佛，行此正道无异路，

此度是入大菩提，光灯日轮胜导师。

行佛菩提最上行，说波罗蜜如电光。

如果有人想：众所周知，诸佛菩萨是善知识，但是般若波罗蜜多成为善知识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
过去已经出世的拘留孙佛、燃灯佛、迦叶佛等圆满佛陀、现在尚且还没有出世的弥勒佛、胜解佛等未来佛、以及现在成佛安住于十方法界的诸位现证佛，也就是说三时的一切如来之道均是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而并非除此之外的余者，原因是：没有依靠般若波罗蜜多而成佛的其他道，在何时何地都不可能，因为依靠不具备证悟有寂等性的智慧，而凭借他道决定不能成佛。一切如来均说：“这一智慧度是所有步入大菩提者的光明、明灯、太阳和殊胜导师。”因为《般若波罗蜜经中》按以上譬喻次第宣说了人无我如同光明，宣示法无我如同明灯，宣示世出世间一切法如同太阳，宣示获得一切智智的因如同殊胜导师。

《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·善知识品》云：

〔“又，须菩提！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善知识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波罗蜜多毕竟处，以般若波罗蜜多为菩萨善知识故，即六波罗蜜多皆为菩萨善知识。又复，六波罗蜜多是菩萨大师，六波罗蜜多为所行正道，六波罗蜜多为世间光明，六波罗蜜多为大法炬，六波罗蜜多为大法光明，六波罗蜜多为真救护，六波罗蜜多为所归趣，六波罗蜜多为

所住舍，六波罗蜜多为究竟道，六波罗蜜多为大洲渚，六波罗蜜多为父为母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因六波罗蜜多故而能成就。

“又，须菩提！所有过去诸佛如来、应供、正等正觉，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已入涅槃者，是诸如来皆从六波罗蜜多生。所有未来诸佛如来、应供、正等正觉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是诸如来亦从六波罗蜜多生。于今现在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，教化众生诸佛如来、应供、正等正觉，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是诸如来亦从六波罗蜜多生。又，三世诸佛一切智亦从六波罗蜜多生。何以故？诸佛本行菩萨道时，皆修习是六波罗蜜多、三十七菩提分法、四无量行、四摄法，乃至一切佛法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佛法皆从六波罗蜜多生。又，佛智——自然智、不可思议智、不可称量智、无等等智、无等等智亦复从是六波罗蜜多生。须菩提！是故六波罗蜜多为菩萨善知识，六波罗蜜多为菩萨大师，为所行正道，为世间光明，为大法炬，为大法光明，为真救护，为所归趣，为所住舍，为究竟道，为大洲渚，为父为母，乃至出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又，须菩提！若菩萨摩訶萨为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，应学是六波罗蜜多。若欲学是诸波罗蜜多者，应当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如理修学、解了其义、如实思惟、如实观察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多与五波罗蜜多而为先导，开示显了故。又，五波罗蜜多若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不得波罗蜜多名。是故，须菩提！菩萨摩訶萨若欲不起他信、不随他语者，应当修学是般若波罗蜜多。”]

有一个故事这样讲：一位老师看到一个学生在打瞌睡，就下来问：“你为什么老闭着眼睛？”学生说：“老师！您讲得太好了，我一直在思维着。”老师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一直打盹？”学生说：“老师！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，所以我一直点头。”老师说：“那你为什么嘴里流出口水？”学生说：“哎呀，老师您不知道，您讲得太好了！我

觉得津津有味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流口水来了。”不知我们这里个别道友是不是这样？希望大家振作精神、认真听法。

二（如何依止善知识之理）分二：一、所依般若之本体；二、教诫必须依止般若。

一（所依般若之本体）分二：一、真实宣说；二、断除成为染净不合理之争议。

一、真实宣说：

204

《圣般若摄颂》云：

《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

犹如般若法相空，知诸法相与彼同， 如彼般若空无相，知诸法相亦如是，
 尽晓万法空无相，此行即行善逝智。 了知一切法皆空，此即名行佛般若。

《圣般若八千颂》中对于请问般若法相的回答说“般若是空性之法相”，没有指出名言的法相，宣说了胜义的法相。有变碍是色的法相等这种名言的实相，在胜义中并不成立，仅是以心识假立的，经不起观察。诸法的本来实相就是空性，是无过的本相，所以才如此宣说。这里也是同样，不但般若的法相是空性、真如的法相是空性，而且了知色等一切法的法相都与般若相同是空性。如果完全通晓尽其所有的一切假立法，本体空性，无所缘相，如此行持就是行持善逝的智慧波罗蜜多。

《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·善知识品》云：

[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！何等相是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无着相是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颇有因缘如般若波罗蜜多无着相，一切法亦无着相耶？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有因缘如般若波罗蜜多无着相，一切法亦无着相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！一切法空故、离故。是故，须菩提！如一切法无着相空故、离故，般若波罗蜜多无着相亦空亦离。”]

《大方等大集经·海慧菩萨品》云：

能破一切诸法相，清净无上菩提心，
若能如是观察者，即得不著一切法。
明见甚深诸法界，亦不怖畏于涅槃，
以是不怖因缘故，则能增长于佛法。
明信于因及果报，十二因缘亦如是，
远离二边常断见，随意种种说正法。
于常无常心不著，又能演说于中道，
知一切法是空性，无有众生无寿命。
一切诸法空无相，亦复无有次第生，
其性本来常寂静，无有能作如虚空。
不观一切诸法相，了了觉知无有生，
观色如沫受如泡，想如热焰行芭蕉。
观心如幻四大空，观入犹如聋盲者，
又观心意无内外，心无住处界无二。
不著诸法色色相，虽有是知无憍慢，
观一切法皆平等，一味一乘一道源。
能知如是真实义，了了能观于法界，

无有音声能观声，无有心意能观心。
无有文字观文字，是能真实知法界，
一切法义不可说，声及文字亦复然。
真实知苦集灭道，具足系心四念处，
于诸法界无分别，其心能得大自在。
远离一切诸烦恼，修四正勤行精进。
为得无碍大自在，勤心修集四如意。
于一切法不贪著，为于如是修信根；
常乐住于大寂静，是故修集精进根；
心无念虑知真实，是故修集于念根；
悉能调伏诸心想，是故修集于定根；
为能观察于法界，是故修集于慧根。
为欲了知诸法界，是故修集七觉分。
不观诸法一二数，是故修集八正道。
如意能以财物施，亦能如意受持戒，
又能清净于内外，是则名为大神通。
一切诸法本性净，是故修集于慈悲，
断一切喜诸烦恼，是故修集于喜心。
一切诸法本性净，去来现在亦复然，
若观诸法无生灭，是人即得真实知。

在《居士传》里面，有宋朝大人物——宰相张商英的事迹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孔孟之道颇有兴趣且通达无碍。有一次他在一个道场中看见金盒里有纯金写的佛经，就特别不满意地说：宣说孔孟之道的文字都没有用金子写后装在金盒中，为什么胡人（指印度人）所说的语言如是受人尊重？于是他准备写《无佛论》，即没有佛陀的论典，想专门驳斥佛陀或佛教。

后来他在一个同事家里看见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信手一翻，便对其中的道理生起了欢喜心。他说：胡人能说出如是境界还很不错。于是他借回家里静心阅览，妻子跟他说：您好好研究这本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一定要把《无佛论》写好。他越看越被里面的玄妙意义所吸引，在对其中的甚深道理有所了解后，他不但不谤佛，还对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后来在五台山，他好几次见过文殊菩萨的不同幻现和形象。

他跟很多禅师在有关佛教方面的道理上都进行过交谈，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从悦禅师的交往。一天，他跟从悦禅师针对很多佛教方面的问题交谈后，有些疑问已经解除，有些一直在思索（即参究），甚至晚上都睡不着。在下半夜，他出去方便，不小心将尿壶踢倒，以此因缘他突然开悟。开悟后，他作偈一首供养禅师求印证。

偈云：

“鼓寂钟沈托钵回，岩头一拶语如雷，

果然只得三年活，莫是遭他授记来。”

禅师也作颂印证：“等闲行处，步步皆如，虽居声色，宁滞有无。一心靡异，万法非殊，休分体用，莫择精粗。临机不碍，应物无拘，是非情尽，凡圣皆除。谁得谁失，何亲何疏，拈头作尾，指实为虚。翻身魔界，转脚邪涂，了无逆顺，不犯工夫。”从中他也真实了达了佛教的意义。

最后，他不但不写《无佛论》，还作《护法论》来保护佛法。在《护法论》里，他对韩愈、欧阳修等人的排佛观点一一驳斥，肯定了因果不虚等佛教深奥法门的合理性。他还用比喻说明：在儒、释、道三教中，佛教最殊胜。

张商英在《护法论》中云：“余谓：群生失真迷性，弃本逐末者，病也！三教之语，以驱其惑者，药也！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，治皮肤之疾也；道书使之日损、损之又损者，治血脉之疾也；释氏直指本根，不存枝叶者，治骨髓之疾也。”

意思是说：虽然总体上讲，它们都可以治众生的病，但儒教只能治皮肤之疾，道教则可治血脉之疾，佛教却能治骨髓之疾。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！

二（断除成为染净不合理之争议）分三：一、真实意义；二、其比喻；三、如是宣说之结尾。

一、真实意义：

205

《圣般若摄颂》云：

众生妄执欲求食，贪轮回意恒流转，
我我所法非真空，凡愚虚空打疙瘩。

《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》云：

系著色欲及饮食，常在轮回不休息，
此愚迷人所见倒，于不实法生实想。

如果有人问：假设一切万法是寂灭、空性，那么一切有情如何能成为染污者与清净者呢？

与经中对此回答的意义相符来宣说染污、清净合情合理：一切众生由于非理作意的妄执所牵，对于能增长妄念的五欲妙食生起欲求之心，由于这种欲望驱使怀着贪恋轮回之心的众生，如同猪出没于不净淤泥中一般恒常流转在世间中，因此在现相中就会存在染污法。虽然在现相中由迷惑导致而存在，但实相中从来不曾如此存在，以分别妄念而执取的

我与我所的二法，并不成立真实性，而是空性，因为原本无生的缘故。尽管对境本不存在，但不知此理的凡愚本性就是执无为有，就如同想将虚空打疙瘩一样，虽然在诸法的空性法相中不存在染污，但对于不明其法相的迷乱者前是存在染污法的。

《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·善知识品》云：

[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！若一切法空故、离故者，云何佛说一切众生有染有净？世尊！空法中无染无净，离法中无染无净。世尊！即此空法、离法不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异此空法、离法亦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！我今不能解如是义，愿佛世尊为我宣说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于汝意云何，一切众生于长夜中着我、我所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！众生长夜着我、我所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于汝意云何，我、我所空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！我、我所空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于汝意云何，众生着我、我所故，轮转生死不？”

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！众生着我、我所故，轮转生死。”

佛言：“须菩提！当知诸染法者，但随众生所受所著故说名为染；若诸众生不受不著，即无染可得亦无受染者，是故无我、我所，以无我、我所故，说名为净。若诸众生不受不著，亦无净可得，亦无受净者。须菩提！以是义故，于一切法空中、一切法离中，说名为染、说名为净。须菩提！诸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多者，应如是行。”]

《百喻经·见水底金影喻》云：

[昔有痴人往大池所，见水底影有真金像，谓呼有金，即入水中挠¹泥求觅。疲极不得，还出复坐。须臾水清又²现金色，复更入里挠泥更求觅，亦复不得。其如是³，父觅子得来见子，而问子言：“汝何所作，疲困如是？”子白父言：“水底有真金，我时投水欲挠泥取，疲极不得。”父看水底真金之影，而知此金在于树上，所以知之，影现水底。其父言曰：“必飞鸟衔⁴金著于树上。”即随父语，上树求得。

凡夫愚痴人，无智亦如是，
于无我阴中，横生有我想；
如彼见金影，勤苦而求觅，
徒劳无所得。]

《传法正宗记·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传》云：

[隋开皇间乃有沙弥曰道信⁵者，一旦来礼其座下。

问之曰：“乞大师发我解脱法门。”

尊者曰：“谁缚汝？”

曰：“无人缚。”

又曰：“既无人缚，汝即是解脱，何须更求解脱？”

道信即悟，乃愿以弟子礼事之。]

¹ 挠：拼音 náo，〈动〉搅，搅动：“使水浊者，鱼挠之”。

² 又【大】，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

³ 如是【大】，〔一〕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

⁴ 衔：拼音 xián，〈动〉用嘴含，用嘴叨：衔枚。燕子衔泥。

⁵ 道信：即司马道信（580年4月3日-651年），生于永宁县（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），隋唐高僧，佛教禅宗四祖。公元580年4月3日，司马道信出生。公元592年（开皇十二年），向禅宗三祖僧璨求法，后在吉州符寺受戒，26岁时被三祖授以衣钵。公元625年（武德八年）于黄梅破额山正觉寺传经讲法，唐太宗李世民慕其名，多次派使者迎其入宫，坚辞不去，被赐以紫衣。公元644年（贞观十八年）道信传法于弘忍（禅宗五祖），于公元651年（永徽二年）坐化，后被唐代宗谥为“大医禅师”。公元1324年（泰定元年）时加号“妙智正觉禅师”。